



“五水共治”是宁海自我更新的延续和深化，而“治污水、防洪水、排涝水、保供水、抓节水”的“五水共治”内容在宁海似乎可以生发更有趣的地理性解读，因为宁海的水系恰恰由免溪、青溪、杨溪、白溪和中堡溪等五大溪流组成。这些溪流大多发源于本县境内的山地并在本县境内入海，自成体系，基本不存在跨境域污染的可能。在这种意义上，在这里，“五水共治”是宁海人自己的事。

引言

“五水共治”，宁海人向水发起的挑战

5月的清晨，阳光透过薄薄云层，染红了县城东侧的杜鹃山顶，天空似乎已经收束浙沥了一夜的细雨。正是周末，一大早，县城里的人们正趁着微光穿行在林木葱郁的登山步道间。然而，来自海洋的风并未停歇，它们很快又将云朵聚拢起来，天空转暗，细细的雨滴又追逐着人们的脚步飘落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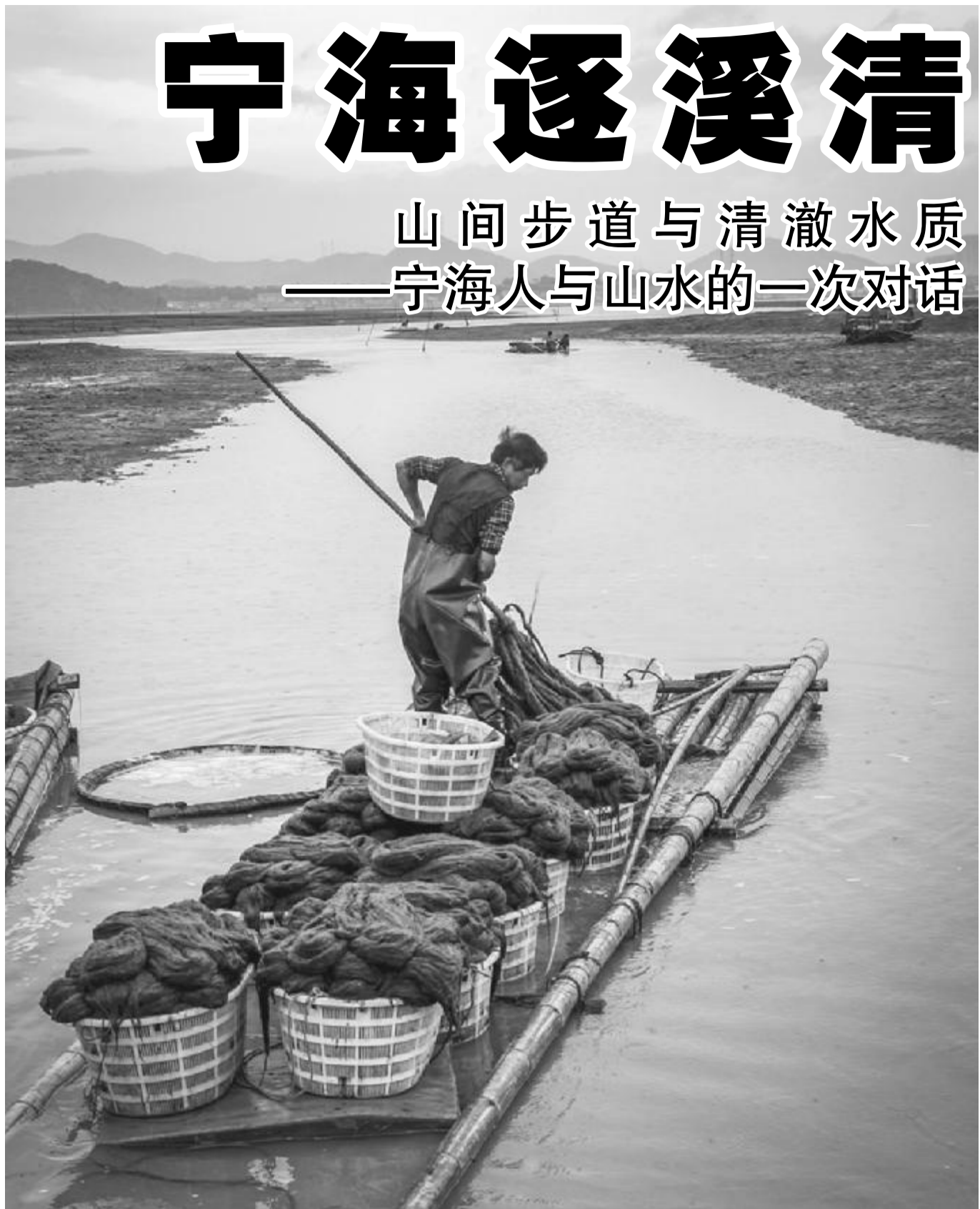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是浙江宁海。离梅雨季节还有一个半月，空气仍然有些清冷，但初夏的云层已经开始蓄积，整日笼罩在五月宁海的上空，随时化作一阵飘扬的细雨。在这个潮湿的时节，雨滴在宁海的土地上砸不出一丝烟尘，它的形状是一圈圆轻柔的涟漪，在宁海的河流、池塘、水库、海滨之间荡漾不止。山是水之源。水从县城西部的天台山、四明山等山地萌发，最初像一缕缕细细的发丝，然后汇聚为溪流，一路迢迢穿过宁海县境，最终在宁海湾或者三门湾入海。距离溪流不远，山地丘陵间蜿蜒着500公里的国家级登山步道。一刚一柔，两种截然不同的线条奇妙地将宁海的步履挽结在一起。

作为全国首个建成串联全境的国家级登山步道的地方以及《徐霞客游记》的开篇之地，2011年5月19日，宁海正式成为“国家旅游日”的肇始之地。以此为契机，“慢生活”已经化入宁海人的日常作息之中。在慢节奏中观山听水，收获“海洋一般深沉的宁静”。

这也是宁海人与山水之间的一场对话。如果说几年前建成的登山步道是对山地的征服，那么今年初开启的“五水共治”行动则是宁海人向水发

起的另一场挑战。这一挑战固然借助了浙江全省统一谋划的契机，但实际上，自从1997年确立“生态立县，环境优先”的发展战略之后，宁海人与水的斗争已经进行了十多年。去年6月，宁海正式获得验收通过，成为宁波市第一个国家级生态县。

但水的治理没有终点，“五水共治”是宁海自我更新的延续和深化，而“治污水、防洪水、排涝水、保供水、抓节水”的“五水共治”内容在宁海似乎可以生发更有趣的地理性解读，因为宁海的水系恰恰由免溪、青溪、杨溪、白溪和中堡溪等五大溪流组成。这些溪流大多发源于本县境内的山地并在本县境内入海，自成体系，基本不存在跨境域污染的可能。在这种意义上，在这里，“五水共治”是宁海人自己的事。



宁海逐溪清 山间步道与清澈水质——宁海人与山水的一次对话



宁海水系由免溪、青溪、杨溪、白溪和中堡溪等五大溪流组成。宁海人与水的斗争已经进行了十多年。去年6月，宁海正式获得验收通过，成为宁波市第一个国家级生态县。

10年后，免溪香鱼重归故里

西店镇免溪村的渔场场主徐新苗刚经历了一件高兴事，有村民居然在免溪中捞到了香鱼和鲟鱼，这都是他年初在河道中放养的鱼苗。香鱼游走如矢，本不易捕捉，但它们惧怕水草阴影，会觉得前后洄游无路，村民可以借机迅速将其捕获；而村民捞起的那条鲟鱼已经有尺许长。

徐新苗的三亩渔场紧邻免溪河道，由此向东北方向不远处便是免溪入海的河口。今年是他养香鱼的第10个年头，而最初养鱼并非本意。自从上世纪70年代初，免溪上游陆续建起多家造纸厂，溪中流动着一缕缕黑水，下河后腿上长出刺泡。香鱼已在免溪中消失了30多年，那时偶尔捞到的香鱼，居

然卖到500元一斤。2004年已是宁海县生态治理的第七个年头。上游的造纸厂正陆续关停，免溪水质已慢慢好转，但对于养香鱼这种对水环境要求极高的鱼种，徐新苗仍然没有半点信心，“要不是当时县长要求我根本不可能做这种营生”。虽然此前不久，位于中堡溪附近的胡陈乡已经开始恢复香鱼养殖。胡陈乡从日本引进了一批香鱼鱼苗，而日本香鱼是1971年从免溪引出的。

徐新苗精心料理了十年，从最初的亏本到远销杭州、南京、上海等地。而为了检验旁边免溪的水质，每年育苗期，徐新苗都要同时往河道中放养一批鱼苗。十年之后，香鱼终于重新

在这片故土扎下根来。

污垢消失，终于又找到老家的感觉。故土之思属于香鱼，也属于曾生活在免溪岸边的人们。胡玲玲老家在免溪上游的深窠，房屋紧临河道，出后门几道石阶通向河岸边，小时候母亲常在此洗衣洗菜。夏夜，村里男人就睡在五洞桥桥洞下的大石板上。孩子们放学后，就沿着石阶走进河道，捉鱼戏水，直到1988年，一场特大洪水冲走了桥下的石板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免溪沿岸的造纸厂开始迅速扩张，最多时竟然达到100多家。这些家庭作坊的废水直接排入河道中。养猪场养鸡场也在附近村落遍地开花。免溪水质恶化加速，胡玲玲工作后一直住在宁海县城，把父母也接了出来。

“那几年，根本不想回深窠。”

最近这些年，去往南溪温泉（免溪支流）的路上，经过深窠时，胡玲玲看到免溪的变化：黑色的污垢逐渐消失，臭味逐渐变淡，青绿的野草又重新在河道中生长起来。溪岸边用木板新修了步道，村口立起一块巨石，“缙北第一村”几个大字看起来极为鲜艳艳丽。胡玲玲觉得，在这里，自己终于又找到了老家的感觉。

【百度百科】

香鱼，体长而侧扁，头小嘴尖，体披细鳞，背部灰黑，腹部银白色，鱼肉细嫩多脂，味鲜且有香味，为上等食用鱼，是名贵的经济鱼类，素有“淡水鱼之王”的美誉。香鱼属入海口洄游性鱼类，生息在与海相通的溪流之中，以黏附在岩石上的底栖藻类为食。深秋时节，香鱼纷纷集结在砂砾浅滩处排卵。产卵后，体质虚弱，大多死亡。生命极为短暂，只有一年时间，故又有“年鱼”之称。

■ 污水治理

最后一家造纸厂停业

从深窠沿溪流上行两三公里，一座巨大的石坊立在马路西侧，上书“胡三省故里”，是号称“山泽遗才”的南宋史学家胡三省的老家，村子就叫“三省村”。牌坊对面一座座厂房沿路排开，后墙便是一道细细的溪流。在厂子里打工的一位妇女穿过厂房之间的夹道，在小溪边蹲下来，在溪水中摊开衣物，开始揉搓。身后，野生的油菜花盛开着黄色的亮丽光泽；几只白鹭盘旋一会儿，又在草丛中降落下来。

洗衣妇女所在的工厂是一家厨具厂，与之相邻的还有文具厂、模具厂等等，这些现在都是宁海颇负盛名的产业。但几年前，这些厂子大多还都

是造纸厂，沿溪水有几十家之多。当地人讲，这里也曾是免溪流域造纸厂最集中的地方，造纸厂的排水沟直接通向溪水，污水不断注入。

对造纸厂的清理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，直到四年前三省村最后一家造纸厂关闭停产。今年68岁的芮亚萍，在这家造纸厂看了十年门。四年前造纸厂关停，老板因债务纠纷跑路之后，厂区闲置下来，成了一个破败的仓库。芮亚萍仍然守在这儿，等待着这片废弃厂房的最终转型。现在，需要洗衣服的时候，她也会走到厂房后的小溪边蹲下来，与黄花、青草、白鹭和一片水田后面林木葱郁的山峦融成一道重现的风景。

白溪上游村庄的日常课题



一条称作“山洋坑”的溪流穿村而过，房屋呈阶梯状布列在溪流一侧，另一侧是小片的农田。

“白溪，白溪，白白一条溪，田高水低不稀奇！缺少一台抽水机。”发源于天台山的白溪是宁海最大的一条水系，山间间的无数溪流从不同方向汇为一体，劈山断石，奔涌而下，冲出一条幽深的浙东大峡谷，出山之后，水势渐渐平缓，经前童古镇、跃龙街道，与杨溪汇流后，最终经越溪乡注入三门湾。

在白溪上游山间地段，村民们在山坡上见缝插针开垦出小块农田，因田高水低，取水灌溉不易，溪水似乎白白流淌，得名“白溪”。但实际上，白溪从来不是无用之水，解放以前这里曾是宁海西南部重要的水上运输通道，而今更是以风景秀美的浙东大峡谷景区而闻名。

生活污水最终以清澈的面目流入山洋坑

2002年上游白溪水库建成，成为宁海西南部重要的防洪、泄洪通道，同时作为重要的饮用水源地向宁波市供水。自那时开始，减少污染、保证库水水质便成为白溪上游村庄的日常课题，比如距白溪水库

4公里的山洋村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山洋村曾是浙东四支队总后勤机构和联络通讯总站的所在地，有“浙东小延安”之称。一条称作“山洋坑”的溪流穿村而过，房屋呈阶梯状布列在溪流一侧，另一侧是小片的农田，拦水坝在山洋坑中蓄积出一片平缓的静水，几只鸭子在水里来回游荡。出村之后，山洋坑则急速下切，最终流入白溪水库。

山洋四个自然村与溪水平行布列，一道窄窄的峡谷成为村民们唯一的栖居之地，耕地面积只有348亩。养猪、养鸡曾是村里主要的生计来源之一，但现在，除了水边漫步的白鹭及山林间的鸟雀，白洋坑中的那几只鸭子已经几乎是村里仅见的牲畜。78岁的王式坤记得，村里的养殖场自2002年白溪水库建成后已经全部停掉，“只有个别村民家中养上几只鸡鸭。”

作为水库上游的村庄，养殖场关停之后，如何处理日常生活污水成为山洋村重点解决的问题。两年前，村里为各家各户铺设了直接连接厨房和厕所的排污通道，污水从村民家中流出汇入一条主管道中，

主管道埋设在大路边，然后架设通道越过山洋坑，通向对面的农田边。管道在农田和溪流边向前延伸，最终汇入村子尽头的一个污水处理池中。污水经过过滤处理后，排入一旁的草丛，经过湿地的沉淀处理，最终以清澈的面目流入山洋坑。

有机肥料厂清除“农业面源”

宁海的畜禽养殖业正在向东部临海的力量镇、茶院乡、长街镇等平原乡镇聚集，那里也是最主要的种植业和海产养殖业地区。来自农业的污染源，比如秸秆焚烧、牲畜粪便、化肥农药曾是当地空气和水域的主要污染源，宁海人把这些叫做“农业面源”。

污染源的消灭依赖于合理的处理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。2005年，鲍英辉与人在宁海农田面积最大的长街镇建成了一座有机肥料厂，收购全县的牲畜粪便和农作物秸秆后加工成有机肥料。有机肥料厂远离村庄。“厂子紧挨着农田和养殖场，老百姓干完活之后顺便送过来，又能带来部分收入。现在方圆30公里内的百姓已经习惯于把秸秆、牲畜粪便等送来。而距离超过30公里的，我们还会上门收购。”他们可以根据不同土质和农田作物的需要，搭配不同比例的原料，最后分别做成水稻、果树、玉米等等的专用肥。让鲍英辉稍感遗憾的是，因为有机肥不如化肥见效快、产量高，部分村民还不太习惯使用。

作为青珠农场农办的负责人，葛建华和同事则在做另一项“农业面源”清除和废物利用工作。他们成立了一个沼液配送中心，从养殖场收集动物尿液，然后免费运送给周边的农户作为肥料使用。

■ 生态与旅游

王干山村 堤坝骑行和登山步道造势“上山下海”

几位驴友沿着登山步道徒步来到宁海东南部三门湾海边的王干山村。这里是宁海500公里登山步道的一个露营地，游客常在村外的观景台搭帐篷。

观景台下方正对着宁海规模最大的海产养殖和滩涂围垦区，一个个方方正正的海塘密密麻麻地向远处铺开去。我们来的头一天王干山村村民刚刚收获完上一茬蛏子。这两天，双盘村（王干山是双盘村的自然村之一）村委杨新保正忙着帮助村民联系蛏子外销。这个只有300多人口的小村庄也正试图开发自己的旅游产业，去年通过村里的山路铺装成了平滑的柏油路，而一座旅馆也正在建设之中。

“2010年县里统一贯通了登山步道，把王干山设定为一个露营地。但村里现在也只有三户在搞农家乐。游客多是露营，很少在村里留宿。现在路通了，应该会有改观吧。”杨新保充满期待。

宁海县体育发展中心主任张华飞对于这里则另有期待。作为宁海县登山步道的主要建设单位，今年体育发展中心将把视野投向这里绵延数十公里的堤坝，

横山岛 旅游准备重新启动

宁海东北部的宁海湾，距海岸不远的横山岛也正准备重新启动旅游。几年前，一场台风摧毁了横山岛的旅游设施，岛上仍可见被风吹折的青竹。2010年，横山岛旅游停止，但游客仍可搭乘渔船前往。现在，横山岛上的普陀寺已初步建成，有僧人入住，带来阵阵钟磬之声。旁边是一个刚建成的商店，已有商户入驻。

渔民生活在对岸的大佳何镇。滨海区是一片平坦开阔的海产养殖区，大坝把养殖区分为滩涂和内场两部分。这里蛏子收获似乎比三门湾稍晚一些，海塘里的水放净后，几位渔民正在泥泞的海塘中摘取一季的果实。大海对渔民的另一馈赠是浅海和滩涂上生长的海苔，一位老人加一对年轻夫妻，一天就有十多筐的收获，每筐100多斤，每斤18块钱左右。这对于他们来说，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（本文原载5月14日《新京报》）



计划今年增加标志牌和服务设施，把堤坝作为一条临海的骑行路线，“甚至可以提供自行车租赁”。堤坝骑行和登山步道结合在一起，将成为宁海更完善的休闲慢行系统，张华飞把这形象地称为“上山下海”。

